



“黄河”故事

曲歌

去年岁末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，几经周折，已是今年早春，但我仍要向人们奉这支充满人间挚情的歌。

一封搁置了一月之久的信终于向“黄河”厂工会发出

袁炳胜吃力地坐起来，妻子敏感地意识到：他要起床了。

大山似乎正在梦中，远处那只不知疲倦的山鹿儿的叫声停止了。苍莽雄浑的大山，笼罩在湿漉漉的雾气之中，更显得凝重寂静。

杨晓琴，这位一直守候在丈夫身边的年轻妻子，心头忽然引起一股不安的情绪，这些天，炳胜好象耐不住寂寞了，昨几个，他和厂工会主席罗志旭又提起买彩电的事儿，唉，彩电，真成了炳胜最大的心病。

帮丈夫穿好衣服，擦罢脸，晓琴习惯地打开窗子，一股清新的山风吹来，将一件东西刮落在炳胜面前。噢，是那封信。

还是四月初的一天，袁炳胜鼓足勇气写了这封信，在他的印象中，“黄河”彩电是最理想的了，他和妻子商量再三决定向黄河厂工会写信，倾诉身处山地残疾工人的难处。他们寻思，工会最关心工人，最肯替工人说话办事儿，就象厂工会主席罗志旭，为他操了不知多少心，彩电的事儿，总是挂在他的心上，不知费了多少周折。但是，信写好了，袁炳胜又打了退堂鼓。

当这封信再次落在袁炳胜手中时，不知是哪种基因触动了他的神经，他果断地说：“晓琴，把信发了。”

一封搁置了一月之久的信，终于飞向黄河厂工会，时间是1988年5月4日。

西安——凤县一条绿色热线频繁往复

“炳胜，好消息！”罗志旭人未到，声音却到了。

“啥？”

“你看。”一封信塞给了坐在轮椅上的袁炳胜。

袁炳胜第一眼就看到信上那枚鲜亮醒目

的公章：国营黄河机器制造厂工会委员会。

他激动了，甚至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：“七里坪机砖厂工会”。

5月7日，我们接到你厂工人袁炳胜的来信，信中反映他是一个，因工伤致残、双腿瘫痪的人，多年来寸步不能行走，感到非常寂寞，想买一台彩电，到处求人买不到，我们深表同情。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愿意帮助解决18吋彩色电视机一台……”袁炳胜，这个在危难中也极少落泪的男子汉激动地哭了。

于是，在5月17日这个充满和煦阳光的日子，罗志旭以凤县七里坪机砖厂工会的名义，向他的同行写了一封热情的信，回信说：袁炳胜十七年的残疾，使他感到十分寂寞；为买彩电一事厂方作了多方努力，但仍难解决。接到你们的信，我们为这位同志多年的心愿将要变为现实感到十分高兴。望贵厂告知提货时间及有关手续，以便我们安排。

5月27日，黄河厂工会向七里坪机砖厂工会发出如下的一封信件：为使袁炳胜同志尽早看上彩电，经与厂长反映，决定给袁炳胜同志18吋彩电票一张，（彩电票现存我厂工会，望贵厂派人来我厂购买。）绿色，带着希望，而由绿色构成其特征的邮路上，西安——凤县，两个厂家工会的“热线”跨越黄土地与秦岭，带着春风，带着温暖，富有生机地往复。人间真情唱出一曲动人的歌六月，残疾人实现了心愿

七里坪机砖厂工会

花香又一春。让我们植树造林，爱鸟护鸟，让鸟以它们绚丽的羽衣，优美的歌喉，给大自然增添生机，给人类带来欢乐。使三秦大地成为一个鸟语花香、绿树成荫的美丽世界。

谁给人民大会堂起的名

舒畅

一九五九年秋天，天安门广场上的大礼堂盖好了。周恩来总理领着茅以升等专家来视察。他对大家说：“咱们给万人礼堂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”大家都说“请总理起个名字吧。”总理亲切地回答：“还是大家起名好，集思广益嘛！”然后，他发给每人一张纸，茅以升想了良久，写上了“人民大会堂”几个字，总理看后兴奋地说：“人民大会堂，这个名字起得好！”

后代，仅在北方的半年时间里就要吃掉一百万只左右的昆虫，堪称农作物的天然卫士。还有人计算过保护一只猫头鹰就等于少损失一吨粮食，可以养活四个人。由此可见，成千上万的鸟类在消灭害虫，特别是保护农、林、净化空气和水源等方面的功绩是难以估计的。

春季是鸟类繁殖季节，也是候鸟活动旺季，加强爱鸟护鸟特别重要。陕西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发出通知，确定每年的四月十一日为我省的“爱鸟周”。我省在古代也曾经是鸟类的乐园，秦岭更是朱鹮等珍稀鸟类的故乡，这是多么骄傲的啊！鸟语

劝君莫打三春鸟

陈希学

鸟是人类的朋友，在生态环境文化生活、科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好的价值。我国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，有1186种鸟，为世界之冠。我国人民历来爱鸟护鸟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，《礼记·月令》上曾明文禁止春季捣鸟巢，捕幼鸟。《汉书》中记有汉宣帝曾下诏命令“三辅毋得以春夏捣巢卵、弹射飞鸟”。

从这段难忘的故事中使我们看到了爱鸟的意义。一只灰喜鹊每年能消灭一万五千条松毛虫，被称做森林“医生”的啄木鸟一天能把隐藏在树皮里的虫消灭掉，使树保持枝青叶茂。棕鸟一昼夜可吃掉危害最大的蝗虫的幼虫二百克；如果有二百只棕鸟组成的鸟群，一天就可以消灭四十公斤的蝗虫的幼虫。一对文雅的泉燕连同它们生育的

梅花傲雪

许永利摄

多占几间，办公室有些事不好意思办，家里就是第二办公室。即是有些事情“公仆”不便出面，只要你意思到，进第二办公室找“公仆”老婆，准行！

“公仆”自然喜欢吃公，掏私人腰包虽不弄带自珍，可“私”字那么臭，吃来有何滋味？哪抵得上花公款、吃公宴来痛快！再说能掌燕窝、人参鱿鱼等山珍海味，做的南北风味不同；东西花样各异，也比回家让老婆手艺做的几碟家常小菜强多了！

“公仆”当然不能受贿，“公道达而私门塞”，千万别提一条烟两瓶酒去碰壁找倒霉。至于那个公家单位找条来批条子弄点原材料，给送来两台彩电意思意思，公家的一点意思，“公仆”当然不好意思不受，受了这点意思，“公仆”就来个公事公办，大笔一挥。

衣食住行全是公家的，否则怎能“一心唯公”当“公仆”。连上厕所也尽量以公厕为好！在自己家岂不花卫生费？“公仆”对公唯一不满的是许浑那两句诗：“世间公道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”。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，用公家洗理费把它再染黑，就是死了还可以睡在公墓里。

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让袁炳胜的妻子杨晓琴前往黄河厂。

“好大的厂子哟，买彩电的排这么长的队，这得等多长时间才能买到呀，一天里，厂子得生产多少台彩电呢！……”这是杨晓琴对黄河厂的第一感觉。

可是，这个厂工会待她的人却是那么客气，那么平易近人。不巧的是，具体办事人正好不在，然而答复是令人满意的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叫您今天空跑一趟，这样吧，请您给我们留下您的住址和电话号码，我们找您。”事隔一天的下午，电话来了，是一位女同志的声音：“您马上来，我在厂门口等您。”

不到一刻钟，在黄河厂门口，两位陌生人相逢了。奇怪的是，她们从未见过，但一眼就认中了；她们不曾相识，却一见如故，黄河厂工会的大姐，为了让远在山地的那位下肢瘫痪的工人早一天看上电视，早就让厂长签字优待，山地的小妹远道而来，入地两生，但黄河厂工会的大姐领着她直接到库房优先提货；这位大姐精熟厂情，将各式机器的长短道出来让山地来的小妹挑选，结果，

公和私的关系虽然不像冰炭绝对不相容，但其区别还是泾渭分明的。虽然说这几年“斗私批修”的最高指示已不是天天必念的经，可私字不斗也臭；大公无私尽管不象“四项基本原则”要求必须坚持，可公字还是走红吃香。所以，我们一些“公仆”对公私关系探微是深谙此道的。不仅要大公无私、公而忘私，还要一心唯公、一家为公……，因为“公则四通八达，私则一偏而隅。”

如此就好戏连台，象“公仆”提拔他的女婿当处长，群众反映很强烈。其实这是群众没有弄明白，“处长”也是“公仆”。至于民主推荐也不必多此一举，“公仆”想得周到，小事一桩自己代劳，不需兴师动众劳人民主人的大驾！再说古人亦云“公道先扬善，真才自拔尤”嘛，处长公仆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苦差使，如要高风格就得抢着干。在其儿子工转干问题上，道理就更简单。这“工”和“公”音同但字不同，意思就相差得更远。工人阶级乃是我国领导阶级，他想儿子年轻轻的怎么好去当？所以调上来先当公务员，锻炼锻炼再当“公仆”，甚至想于子孙、千秋万代地“公仆”下去。这样他见马克思也好交代：“我一家为公！”

此外还要“以国家为公”，所以分房子尽量

“公仆”论

郭兴文

唐代艺苑英杰女

张静华

天宝十年（公元715）九月，长安气候异常温暖，从不结果的柑桔树竟结了果。唐玄宗认为是吉兆，于是下旨勤政楼前奉行盛大宴会，并有各种游艺活动，让百姓一起观赏。勤政楼下音乐齐奏，百戏争新。当歌颂玄宗平乱功德的《夜半歌》上演时，那急促的羯鼓，悲壮的笙簧，悠扬的笙笛，伴随着百名武士出场表演。这时，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，喧哗不止，淹没了一切声响。高力士怕皇上动怒，请出歌女永新，永新面对沸腾的人群放声高歌。一刹时，“广场寂寂，若无一人，喜者闻之气勇，愁者闻之肠绝”。整个广声鸦雀无声，只有永新那“声传九陌，响遏云际”的美妙歌声。

唐明皇时，教坊女演员庞三娘，能歌善舞，又长于化妆，人称“假面娘子”。当时，她已中年，却将自己化装成妙龄女郎。一次，有位慕名者登门拜访。因为来得突然，她来不及化妆，就开门迎接。那人当她是三娘的家里人，问她三娘在家吗？她含笑说：“不在，她是我的外甥女，你明天来吧。”来者第二天又去，三娘盛装相迎。那人说：“我昨日见到你阿姨。”三娘笑道：“君昨所见，也是我也！”来者大惊。三娘如何使自己永葆青春呢？据说，她用轻纱帖面，将云母和粉蜜涂在脸上，这样，脸上不但没有皱纹，而且如少女一般娇嫩。

代宗大历年间，有个歌喉出众，聪明绝伦的姑娘，叫张红红。她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韦青。有一次，一位乐工编了首《长命西河女》，在呈进宫廷之前，先让韦青听，请他指教。韦青让红红躲在屏风后偷听，她边听边用小豆数数，记其节拍。乐工奏完此曲，韦青说：“我有一女弟子，早就唱此曲，这怎么是新曲呢？”乐工十分奇怪，请韦青让她唱。韦青就让红红在屏风后唱此曲，竟然一音不差，更使人叹服的是结尾一拍，这位乐工推敲了好长时间觉得总是不妥，但经红红这么一唱，不但正了此音，还大有曲尽意不尽，余味无穷之感。因张红红记忆惊人，过耳不忘，大家都称她为“记曲娘子”。

化了1660元买了个称心如意的好亲友，一辆摩托车已在厂外等着呢。

“呜——”南去的441次列车长鸣，离开了西安车站，不知怎么，杨晓琴的双眼模糊了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。

心计的大姐仍不放心，问：“您怎么回去？”富有

心计的杨晓琴为了不麻烦黄河厂工会，早已约

好亲友，一辆摩托车已在厂外等着呢。

“呜——”南去的441次列车长鸣，离开了西安车站，不知怎么，杨晓琴的双眼模糊了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。

心计的大姐仍不放心，问：“您怎么回去？”富有

心计的杨晓琴为了不麻烦黄河厂工会，早已约

好亲友，一辆摩托车已在厂外等着呢。

“呜——”南去的441次列车长鸣，离开了西安车站，不知怎么，杨晓琴的双眼模糊了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。

心计的大姐仍不放心，问：“您怎么回去？”富有

心计的杨晓琴为了不麻烦黄河厂工会，早已约

好亲友，一辆摩托车已在厂外等着呢。

“呜——”南去的441次列车长鸣，离开了西安车站，不知怎么，杨晓琴的双眼模糊了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。

心计的大姐仍不放心，问：“您怎么回去？”富有

心计的杨晓琴为了不麻烦黄河厂工会，早已约

好亲友，一辆摩托车已在厂外等着呢。

“呜——”南去的441次列车长鸣，离开了西安车站，不知怎么，杨晓琴的双眼模糊了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。

心计的大姐仍不放心，问：“您怎么回去？”富有

心计的杨晓琴为了不麻烦黄河厂工会，早已约

好亲友，一辆摩托车已在厂外等着呢。

“呜——”南去的441次列车长鸣，离开了西安车站，不知怎么，杨晓琴的双眼模糊了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。